

新聞 重新 舊事

—民國十大報文摘—

申報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
本報附張
今日特刊
外埠郵費在內

高傳規主編

親友英文

創刊號出版 每份一角

定價：本埠每月一元二角 外埠每月一元五角

內容豐富 印刷精美

CHING WEN ENGLISH MAGAZINE

刊登現代實用英文 如蒙賜教 請寄本報

1. 學生 2. 社會 3. 商業 4. 職業 5. 文學 6. 科學 7. 時事 8. 娛樂 9. 體育 10. 藝術



社

《大众生活》杂志社编
初旭 马清福 许科甲 李哲主编

旧事重新闻——民国十大报

申 報(上)

本册主编 程显平
编 者 王 宇 王尔晶 左伟群
刘 莹 李 君 李艳红
赵忠华 程显平 孙惠春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年·沈阳

辽新登字 6 号

旧事重新闻——民国十大报文摘

初旭 马清瀾 许科甲 李哲 主编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北一马路108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580千 开本：787×1092¹/₁₆ 印张：39
印数：1—5,000

1993年9月第1版 1994年2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魏廷佳 插图：钟文
封面设计：徐明 责任校对：蒋晶

ISBN 7-5382-2358-4/G·1714

定价：全书5册 19.00元（每册3.80元）

前言

近半个世纪前的那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动荡不安、风云多变的历史时期，那一历史时期的终结之际，便是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新中国的诞生之时，那一历史时期便是“（中华）民国时期”。它其实离我们最贴近，但又似乎离我们很遥远。毕竟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大变化令人们对“民国”越来越淡漠了。但历史的流程无法，也不能割裂。人们需要认识“现在”、瞻望“未来”，当然就需要，事实上也不可能不需要了解“过去”。报刊是历史的镜子，一部报刊史就是一部鲜活的社会发展史。作为直接、真实、全面、完整、详细、生动的历史记录，不能不说翻阅“过去的报刊”是了解、认识“过去的历史”的最简便易行且行之有效的最佳途径。那么要了解“民国社会”，最好去翻阅“民国报纸”。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尘封已久且幸存不多的“旧报纸”不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普遍看到。这实在是众多渴望了解和重温“过去”的人们的一种大遗憾。有鉴于此，我们特从种类繁多的民国报刊中，遴选出最具代表性的十大著名报刊，全面细致地将其“精华”内容辑录成册，奉献给广大读者。

为了使广大读者先睹为快，首先分五个分册同时推出四大报文摘。即在旧中国存在时间最长，“执报界之牛耳”的《申报》，声名显赫，如今仍在香港出版的《大公报》，发行量极大的“民国官报”《民国日报》和盛极一时、影响深远的《晨报》。所选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科技、文体、民俗等各社会生活层面，以及内容极

丰，深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的社会新闻、“花边”新闻和文艺副刊，有着深刻、广泛的认识和突出的娱乐、消闲价值。它不仅是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的全面反映，更有那一时期的域外风光的全方位再现。民国时代是一个什么都可能发生、事实上也什么都曾经发生的“不正常”时代。可以想见，这套书将以怎样多姿多彩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

本册和《申报》（下）所选内容均出自民国时期的《申报》（原全称《申江新报》）。它是旧中国历史最久的报纸，1872年4月30日（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创刊于上海。由英商美查等四人集资开办。美查是报纸的主持人。

1913年史量才接办之后厉行改革，走报纸专业化道路。1913年聘张竹平为经理，发展广告业务，多方扩展销数。1919年8月31日，创《申报星期增刊》，加强国际时事报道。1920年销数达3万余份，成为当时全国财力雄厚、销数最多的报纸。

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申报》采取不合作态度。“五四”运动中持反日立场。

“九一八”事变后，积极支持抗日运动，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全文刊登了宋庆龄的关于《国民党不再是一个革命集团》的宣言。《申报》的进步遭到蒋介石的压制，1934年11月13日报纸主持人史量才被暗杀身死，此后报纸持谨慎稳重方针，但仍努力保持原来一些进步因素。

抗日战争时期一度在美商招牌下继续刊行，后在日伪控制下出版。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政府接收。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停刊。

前言

政治要闻

- 1 宋教仁被刺纪详
- 3 奉天中日人民之大冲突
- 3 奉直战已终了——张作霖大败出关
- 4 奉直战争之秘密
- 5 郭奉两方主力将在锦州大战
- 6 张作霖险遭炸毙
- 6 荒木用犬监督溥仪
- 6 溥仪之近状
- 7 张作霖伤重秘不发表
- 7 张作霖伤重逝世
- 7 张作霖似已毙命
- 8 炸张者确系日本人
- 9 张作霖尚未死耶
- 9 张作霖仍未断气
- 9 炸张案惹起排日潮
- 9 奉天城内之炸弹骚
- 10 张作霖确已去世
- 10 张作霖正式发丧
- 10 奉天归客谈
- 10 张作相接统东三省
- 11 炸车案中立的调查详报
- 13 杨宇霆、常荫槐枪决
- 14 张发奎部谋叛原因
- 15 张学良等通电——宣布杨宇霆、常荫槐罪状
- 16 杨宇霆、常荫槐枪毙记详
- 17 皇姑屯事件与日本责任问题
- 18 所谓中村事件

- 20 张作霖遗囑
- 20 东陵被盗古玩在沪发现
- 21 孙传芳被杀记
- 23 西安昨发生重大事变
- 24 张作霖被日军谋害——岗田启介已予证实
- 24 南京大屠杀案暴露
- 26 老牌抗日将领马占山
- 26 “九一八”事变中最先抗敌的部队
- 27 纳粹战犯行刑前一瞥
- 27 纳粹战犯绞台毙命
- 28 傀儡皇帝溥仪仍被苏扣押中
- 28 刺花党

官场丑闻

- 29 北京政界之黑幕
- 30 北京政界之黑幕(续)
- 31 北京官场之风流罪孽
- 32 官场风流案中之两总长
- 32 褚军掘坟已证实
- 33 风流案中之农林总长
- 33 前清太监之不法
- 34 前清太监不法(续前)
- 35 民八议员大闹众院之一幕——抬棺材出席
- 36 清宫驱逐太监的原因
- 36 川岛芳子之自白书
- 37 黑龙江万、常争潮之内幕
- 37 日少女嵯峨浩姬串演日伪通婚阴谋剧
- 40 溥仪婚礼记

名人轶闻

- 41 秋女侠仍葬麓山

- 41 秋侠入祠纪盛
- 41 秋女侠归骨西湖
- 42 中国女子经商之第一人——纪潘倚来女士
- 42 再纪潘倚来女士
- 43 薄仪结婚纪
- 44 大力士霍元甲传
- 45 秋瑾遇难前小记
- 46 西北军趣史
- 46 蒋介石与蛇
- 47 秋瑾轶闻拾遗
- 48 赛金花之一生
- 48 阎锡山趣闻
- 50 张达民诉阮玲玉唐季珊案
- 51 电影明星阮玲玉自杀
- 52 赛金花逝世
- 53 希特勒与影星们
- 53 阮玲玉投黄浦江
- 54 希特勒私生活片断
- 57 马占山的趣事
- 58 未嫁时的赛金花
- 58 滑稽影星韩兰根上堂
- 58 袁世凯和他的“大头”

情场艳闻

- 59 稀有之恋爱
- 60 情场趣闻
- 60 橡皮姻缘记
- 61 盗窟姻缘
- 62 爱情之牺牲者
- 62 殉情咆塔之惨闻
- 62 日本新发生之连环情死案
- 63 姊妹夺郎之艳闻
- 64 四角恋爱史
- 65 女学生之恋爱惨变详纪
- 66 电影女明星之恋爱观
- 67 诗人苏曼殊恋爱史
- 68 形形色色之离婚案件
- 69 老淫妇奸杀案纪详

- 70 周璇、严华婚变
- 71 周璇、严华正式离婚
- 71 比翼双飞：半空里结婚
- 72 中美联姻佳话：——陈纳德与陈香梅女士
在沪举行婚礼
- 72 蓉市学界悲剧：同性爱，护士小姐殉情
命危
- 73 红伶周文娜偕情人飞去

风俗趣闻

- 74 回疆风俗纪略
- 74 风俗丛谈——歌、哭、骂
- 75 京学界元宵提灯会之惨剧
- 76 冲喜之愚
- 77 我国现行婚礼谈
- 77 回俗
- 77 避忌十三的原因
- 78 助理丧事之美俗
- 78 樱岛接吻谈
- 79 周岁男女孩结婚之奇俗
- 79 筵席间之应对（礼俗）
- 79 旅沪粤人扫墓之特别
- 80 淮俗志异
- 80 东陵盗物在津 破获嫌疑物品
- 81 西藏民风
- 81 苗疆风俗志
- 83 西藏婚俗奇谈
- 84 蒙古怪俗
- 84 土人的婚礼
- 86 湖南人的特殊嗜好
- 86 苏州人绕辫子
- 86 鞑靼民族的婚俗
- 86 蒙古人的怪婚礼
- 87 九龙的运棺习俗
- 87 高山族风俗诡异
- 87 元旦风俗稀奇古怪
- 88 奇怪的婚俗
- 88 回教库尔班节刁羊盛会

政治要闻

宋教仁被刺纪详

前农林总长宋教仁君，因选奉袁大总统电召赴京，会商要政。故定于二十号晚十一点钟，乘沪宁火车赴宁，转乘津浦车北上。十点钟后，宋君与同赴北京诸同志至车站，国民党重要人物及与宋君相识者，均至站送行。距十一点四十分时宋君忽被人枪击，详情录后。

被击之先声

宋君曾于前数日，叠接友人密函，谓宋君前在南京时，即有人潜随其后，希图行刺，请其谨慎自卫。宋君以为谣言，不足深信，仍泰然处之。

一品香之宴会

是晚六时，欧阳成名等十四人在一品香宴客，宋君也在座。九点余钟，宋君起言：“今晚蒙诸君宠召，实深惭愧。议员诸君，此次取道申江，弟未尽招待之责，已极抱愧。今转蒙诸君招待，益觉不安。弟今晚即须启行，候到京时，再行领教，并借主人之酒，为主人寿，请同尽此杯。”云云。大众饮毕，

宋君即辞出一品香而赴车站。

遇刺时之情形

宋君于十点半钟，乘马车抵沪宁车站，送行者有黄君克强等若干人。先在议员接待室小憩至十时四十分，由吴颂华君引导与拓鲁生、黄克强、陈勤宣、廖仲凯诸君（以上系按行次前后叙列，宋君则在陈、廖二君之间）向车站出口处进行甫至轧票处之旁，突于宋君背后闪出一人，出手枪连发三出。第一出中宋君右后肋，斜入腹部；第二出向黄君克强身边掠过；第三出从吴君颂华跨下而过，幸未伤人。

行刺人之状况

刺客身躯甚短，视之若十五六岁之少年，着黑色常服（或云军服），放第一枪后，亟向卖票房逃窜。仓遽之中，滑倒在地（车站内均铺花石甚滑）即在地上再放两枪，然后跃起，沿车站铁栏向东而逃。虽经巡捕追逐，已不及矣！

宋君之入院

宋君遇刺后，语于右任君曰：“我中枪矣！”于君谓此时一方面宜觅追凶手，一方面送入医院疗治。因急，借某君汽车亲送宋君至老靶子路沪宁铁路医院。时适医生不在院中，暂在别室小憩。宋君痛极，抚于君之首，至其胸际告之曰：“我病甚，殆将不起，所有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之书籍，悉捐入南京图书馆。惟我本寒士，老母尚在，如我死后，请克

强与公及诸故人为我照料。及医生到院，即以手术检视伤处，至十二点三十分始，在右腰骨稍偏处取出枪子。闻子形尖小，似系六寸九响之勃郎宁手枪所用。旋据医生云：宋君生命只存百分之一，能否挽回，须俟四十八小时后，方可决定云。

同志之愤激

前晚出事后，凡与宋君交好者，均异常愤激。除用电话报告各警区、各捕房协拿凶徒外，并将宋君被击情形电告袁大总统及各处国民党机关。

缉凶之布置

黄克强、于右任、拓鲁生诸君，将宋君扶上汽车送至医院后，即报警区，立飭警探四出。缉凶未获。因恐该凶手逃匿公共租界，并即向北巡警局移请英美总巡捕罗斯君，通飭各捕房，中西探捕一起协缉。又因该凶手系是镇江口音，昨晨已由警局特派侦探，长警数人搭车赴镇站守候，未识能弋获否。

巨金之悬赏

闻昨有警界中人至公共租界总巡捕房，欲见总巡，愿出赏格一万元，请缉凶手。时适总巡外出，未获晤见。迨总巡回来，其人已去。总巡立即出一告示通飭缉凶，惟因一万元之赏格来人未经签字，故告示中未能确定数目，仅云：如能获到正凶，当赏以巨款云。

警长之忙碌

商埠巡警厅长穆湘瑶君，于前晚得报后，即派侦探严缉凶徒，布置既竣，时已晌午。故南北警界昨在新舞台开警察协会时，穆君到会独迟，演说亦极简要。说毕，即匆匆而去。

医院之慎重

昨日本埠风声所播，凡与宋君有旧者均至医院探望。车水马龙，镇口不绝。惟医生以宋君所中之弹，虽经检出，流血过多，神气大丧。纵与宋君密切者，亦不便多谈。又鉴于前年陶焕卿君在法租界广慈医院被人暗杀之失于防范，故来院探望者，无论交谊若何，必须先将来人名刺传入，经宋君许可后，始准入内探望，否则概行谢绝。

检查官之验伤

上海地方检察厅长陈松生君，因闻宋君伤势甚重，特于昨日午后，委危检察官带同王检验员等前往医院验理伤痕。一面通飭法警缉凶严办。

各界之揣度

此事发现后，各界对于凶徒之来历，揣测极多。大约可分为七类：（一）谓此事与内阁总理问题有关系者；（二）谓此事或出于反对党之指使者；（三）谓此事由于宋君近来在沪演说种此祸根者；（四）谓此事或出于宗社党之所为者；（五）谓此事或出于不得志之武人所为者；（六）谓此事或非国内人所为者；（七）谓宋君素文弱，或为凶徒所误击者。以上七说言者，皆持之有故，但皆理想之词，本报不敢遽信为真，必俟凶徒拿获后，始能水落石出也。姑志之以观其后。

昨夜之消息

昨晚九点一刻钟，医生仍以药水为宋君洗涤。于右任君等亦同在该院为之照料。

（1913年3月22日）

奉天中日人民之大冲突

北京神州通讯社奉天消息云，本月十四日晚间，十间房地方忽发生中日人士之大冲突。当时日本竟派守备队出而干涉，愈激人民公愤，查此事之起因，由于日人举行庆祝典礼，在十间房一带沿街挂七五三绳，华人以其绳用麻裹白纸，以为不祥，曾由交涉署示意日领，请其撤去。日领不允，是夜日人游街，又抬出所谓神舆者，兴高采烈，喊声震地，华人因其神舆构造奇怪，目所未见，乃群集而观。日人肩舆者遂厉声叱责华人，甚至以足蹴就近神舆者，华人不服与之争论，日人遂挥拳击华人，群众因而大愤，势将全体用武，站岗警察见日人声势汹汹，遂鸣笛聚警二十余人，出为排解，日人犹不服，并醜骂警察，群众遂不可复忍，与日人格斗。日人初尚逞凶，后以华人

势众，遂唤日警前来干涉，且乘机又痛打华人，随后日本方面又派陆军守备队宪兵队数百名，见华人即击，如逐鸡犬，来势锐不可当；华人不得已遂陆续散去，计华人受重轻伤数百人，日人亦受伤数十。奉天城内外华人大愤，而日本人犹誓言必来报复。十五日晚十间房地方之华人，均不敢安枕。奉省当局诚恐惹起意外，是晚加派警察百余名，彻夜警戒。小西门外并派军队一营，以备万一。日本方面亦由警务署特派制服警察数十名，至十间房警备，幸均无事。现闻此事业由日领赤冢氏向奉省当局抗议，且要求损害赔偿，及不许以后再有此事云。

(1921年9月23日)

张作霖大败出关 奉直战已终了

东方通讯社五日天津电云：张作霖于今日午前十一时，已由军粮城出发归奉天，又满载奉军第二十七师二十八师第五六两混成旅兵之列车，于午前三时至五时，共有六列车，通过此间往奉天，以上一列车中约载兵二千名，此外尚在陆续开拔中。在此间之奉军各机关，已全部撤废。又五日北京电云：今晚卫戍总司令部，向各通信社通告，败退西苑之奉军第十六师，及第二十五旅，并第二混成旅之各残兵，今晨已由陆军第十三师解除其武装；又败退南苑之奉军第一师，及第二十八师，并各混成旅之残兵，今晚亦由第一第九两师，解除其武装。吴佩孚之驻京代表，呈请向张作霖等四人下讨伐令，同时要求关于战争之一切损害，及重军事费，令张作霖赔价。据政府方面消息，财政总长钟世铭在战争中，不但认公款二百万余元，滥供奉军军用，且横领其中十万元以上，又向银行强支巨款，故现奉某方命令监视。又六日北京电云：据政府内某有势者之谈话云，奉天派之张景惠、秦华与徐总统与吴佩孚之间，似已有秘密之协定，关于东三省之善后策，徐总统将命张景惠、吴俊升二人当之，孙烈臣之地位，亦无变更，至张作霖之处分，似将依彼前后奋斗之结果如何而后决定，内阁结局将命王士珍组织之，但在数日之内，似尚不至实现。

星报六日天津电云：据落堡英国观战员报告，奉军败兵全失约束。今日侵晨有大队过落堡向天津进发，津埠将于今晨发生重大性质之骚乱，奉兵徒步前进，任意开枪，甚至轰击载运本军兵士之火车，现信若辈在午夜前不致抵津。英美官员现协同派携械之卫兵驻扎各要站，英兵扼守自跑马场东面堤岸起，经过前德租界防线之南端，法兵已代安南兵防守天津东站，现已哨兵分驻防线前部，严加防范，预料败走之奉军前锋，必抵津

埠。奉军之退走，已呈处处溃败之象。张作霖在军粮城度夜后，今日晨即赴唐山，此间盛传张已在清沽下车登某日船，此说尚未证实。军粮城奉军司令部已于今日撤除，张作霖具有希望之飞机，现正以火车运回奉天。败兵由廊坊过津者，络绎不绝。据美国观战员报称，奉军仍扼守马厂外七公里之阵线，散漫开枪。但奉军现无援兵开往阵前，郊野死尸，数十成堆，伤兵则纷纷向沿铁路之战地医院乞求粮水，其伤无人理治，状极狼狈。此间得讯，美国海军大将史脱诺斯氏已乘汽车由京来津，拟登其旗舰赫朗号，美领事已命寓华界之美人，即速移居租界，驻津外兵齐聚营内，听候号令。

大陆报五日北京电云：今午吴佩孚自长辛店赴丰台，下午三时进驻黄村镇，该处奉军败兵沿铁路而下者，异常拥挤，火车被阻，不能开行。外间料周自齐将于今日辞职，但徐总统则称，或须俟召集国民大会后再去，吴氏下令着梁士诒、张作霖有关系之银行筹款，遣送败兵回籍，北京自奉军败后，人心复行镇定。就各省来电观之，全国悉已赞助吴氏，京汉全路业已通车，北京至浦口之铁道在一星期内或能通车。日公使馆仍不认奉军之完全败绩。又电云：昨日奉军大败，直军出奇制胜，紧紧追逐，进据丰台，占有京津铁路。同时马厂亦有大战，直军全胜，奉军若不重行恢复京津全路，其地位不日将成绝望，在京畿一带者，将被直军截断，与大军不通声气，并隔绝饷械供

给之路。京津路为兵车阻塞，交通已梗，外间谣传张作霖乘车至津避入外国租界，但有识者多不信之，现料张氏已返总司令部，收集败兵，再图大举。顷接电话报告，跑马场附近有战事，北京城门悉闭。又电云：奉军大队沿京津路后退，直军方巩固其新占之地。吴氏此时不即进逼，将先固阵线，重行部署大军，会合进攻，以期一举而灭之。北京步兵统领卫门今已奉吴氏号令行事，京内奉军司令部大门紧闭，人员逃匿一空。同日天津电云，火车中满载奉军败兵，自马厂退回，经过天津，张作霖回驻军粮城。津司令部全体人员悉已逃之，奉军过天津时，尚有秩序，但津地不日恐有骚扰之虞，车站隙地全为兵车阻塞，每辆载兵二百人，计过津赴军粮城者，已达八千人，又有万人尚留站中，败兵皆神情沮丧。自北路来者并称，在长辛店廊坊连战三日夜，迄未进食，亦不得片刻休睡，现俱急欲回奉，败兵军装完备，尚守纪律，并无劫掠之意。津当局已派兵守卫车站四周，不准败兵一人离站。今日下午发面包时，群起争攫，并索水甚亟，内有数人受伤，余亦倦极若僵。普通车务，悉已停止，铁路自丰台以下，全由军队管理。美国亚洲舰队旗舰赫朗号之水兵一百五十人，将于明日抵津。又电云：吴佩孚宣称，拟明日入京，此时奉军悉行过津后退，此间美孚行财产及海口，俱由美兵守护，并有一队监视车站。

(1922年5月7日)

奉直战争之秘密

奉直开战，将及一月，新闻方面，最感困难者，即真确消息之难得也。盖当局为安慰人心计，关于胜利消息，按日披露，以告于众。此固为维持治安上之一手段，但此种胜利消息，是否确实，殊不敢必信，至种种失利消息，一概不可得闻。因此种种消息传来，不过总司令部下二三人，得尽情知之，而此二三人，又守绝对秘密，不肯披露于外。而镇威军总司令部下，专设一新闻部，遇有要隘或重镇攻克时，随时宣布。东华门及奉天总商会，均设有黑板，

遇有胜利电报，即用粉笔，书于其上，商民观者如堵，但披露者亦不多，少则二三十字，多亦不过一二百字，前次奉直战争，东省日本报纸，颇多正确之记载，盖兵家胜负无常，无论若何劲旅，断不能百胜而无一败。此次日本在东省刊行之报纸，关于战争之记载，亦失正确之常态，盖自战争发生后，微独中国方面之邮电，严行检查，即日本方面，亦复如此。日本电报局，亦由奉天交涉署派去检查员一员，从事检查。凡与时局有关之电报，亦如中国电报，同被扣留。奉天日本之各通信社，每日向各地报馆发电，亦须受日本官员之检查。日本在奉天刊发之数家日文报纸，每日编辑妥协后，必送交该国警察署核阅，认可后方准上版。此为当局事先与日本总领事交涉之结果。数日前记者因事晤日本电局人员，据该员云，此次奉直之战大非往年可比，将来胜负无论属于何方，均与满洲有绝大关系。日本之事业及权利，亦必因此受重大影响，故此次奉直战争不独满洲当局深加注意，即日本亦不敢漠视云云。盖日本欲保全东三省境

在之局面不使变动，其希望与奉天当局同，故其对于东省施行种种戒严之方法，亦深表同情。关于新闻之取缔，即此可见一斑。至各方面宣传之胜败，实皆揣度之词，无从徵实，因是一般新闻家之困难，殆已达于极点。而在直方，亦复如是，故阅东省之报纸，则皆奉军胜而直军败。阅京津报纸则反是，故当局于数日前已严禁京津各报纸在东三省发行，一面命令邮局扣留外，一面又令警厅传谕各派报社停止传递。故近日来京津报纸，除数家报馆得官家许可，尚可接阅外，其余业新闻者，若无特别方法，亦不得阅，至商民更无论矣。数日前京津报纸，言奉飞机被直军高射炮击落一架，言之凿凿，及询诸航空处人员，则绝对否认，谓此为直方捏造，全非事实。凡深入敌军侦察形势时，皆派精良之驾驶员，用最新式之飞行机，翔度既高，掉运尤灵，直方高射炮断不能及，何至有此危险云云。是否真相，亦难断定。但奉军飞机，于此次战争上有最大之补助，则固事实也。前岁奉直战争时，受伤兵士全由奉榆车运回奉天医治，每日必有数次，每次或数十人数百人不等，商民触目惊心，栗栗

危惧，谓此为前方受创之象征，人心因以惶惶，此次为避免此种现象起见，在锦州设野战病院。所有伤兵，皆在该地治疗，不使一人回奉就医。山海关赤峰两役奉军受伤者极众，商民因未尝目睹，遂亦不甚介意，此亦安定人心之一法也。唯十日晚由京奉车，运来灵柩两副，并有兵十余名护送，下车后即令警察厅觅地安置，并严禁行人窥视，其为重要军官无疑。日来宣传，山海关之役，阵亡旅长两员，以此证之，事或非虚。又有谓其一为第一旅旅长阙朝玺者，但其后亦未证实。要之近日战事，奉军实屡获胜利，掳获军器不少，直军投诚者日有所见，待遇极优。至两军伤亡，奉方似较直方为多，盖奉军作战时，惯冲锋，喜肉搏，直军则喜游击，重巧袭，奉军不慎，或被包围，死伤较重者即以此故，但军性强固，益以平日训练之功，虽受重创不挠，常于重围之中冲破直军，转败为胜，此殆非关内军队所能敌抗者也。（十月十一日）

（1924年10月16日）

郭奉两方主力将在锦州大战

东方社三日奉天电云，二日下午，兴城方面之最前线奉军骑兵，与郭军步兵开始猛烈之战斗，主力之大战，近在目前。奉军之主力，正在由绥中移往连山方面，郭军先锋队，乘虚而进，突破绥中，进逼兴城。在今明日中，将见两军主力之冲突，自三日晨以后，奉天总司令部，忽呈紧张之象。

郭松龄决定，欲在张学良部下之奉军尚未集合而就新阵地之前转为攻势，立即对于所部各队下攻击前进命令，其总司令部与各部队，于一日下午一时二十分从山海关出发，向绥中前进；其先锋队业已在兴城与奉军冲突，该处奉军已被驱逐。

奉军合计现在热河之汤玉麟部下第十一师骑兵团，总计约有五万。现已以骑兵团为右翼，向从锦西达连山之线展开战斗。张学良二日在从锦州移往连山之前敌总司令部，两军主力之冲突，预定于三日至四日拂晓实行。

张作霖决定投出二千万元私财，以谋保持东三省地盘之计划。郭松龄之父，有被张枪毙之说，李景林之母有被掳之说。

二日天津电云，郭松龄之代表郭大鸣，一日晚由京来津。二日晨，历访日本总领事司令官，辩白郭军赤化之不实，求日本谅解而严守中立，二日上午十一时，启程赴绥中。据彼云，郭军先锋队目下在兴城。总司令部，本日将移置绥中，将与占领热河之冯军联络，不日将开始对奉军总攻击。初郭氏尚望与张作霖和平解决，因第一条件张氏下野已不容纳，故无妥协之望，又恐耗费时日于交涉，反致弛缓自军之团结力，故决计急进，谋武力解决。最初计划，原拟不借冯军之力，单独与奉军交战，现因张学良军兵力充足，且欲迅速解决，故决定与冯军协力进行云云。

三日天津电云，拟定为郭军外交署长之殷汝霖，三日晨由绥中来津，稍息后即进京，据闻氏言，郭军

因铁路被毁，以致输送稽迟。目下郭军主力，正在集中于连山，将于两三日中对锦州行总攻击，前中奉军之计，以致郭军有一旅离叛，确有其事。但残余之全体军队，士气盛旺，一丝不乱，攻略锦州，事在旬日之间。郭氏意欲和平解决，但张作霖不下野，不成问题，对于组织中央政府，并无成见，一切事件，皆待东三省解决之后再议。又云，即使郭氏握东三省之政权，对于日本之地位，必与以良好之影响，断无为恶之事，至郭氏赤化之说，乃反对郭氏者所宣传，实无其事云云。

三日北京电云，冯玉祥允郭松龄之要求，决定供给兵器弹药，乘阙朝釜离热河之机会，宋哲元已于二日晚，率冯玉祥之命向热河出发。国民军拟先占领热河，依郭军之形势如何，将与郭一致行动。

电通社三日东京电云，日外务省以中国时局混沌，虽知真相，特派船津奉天总领事，赴南满及长江南方方面实地调查，决定本月十四日自东京首途，先赴奉访奉张，再往见段冯，陈述日政府真意，谋各方

面谅解，次再往会吴佩孚、萧耀南、孙传芳等。

(1925年12月4日)

张作霖险遭炸毙

北京：张作霖专车返奉将抵皇姑屯站，炸弹爆发，死伤多人（四日）

北京：皇姑屯电，吴俊升不测，张作霖伤，已抵奉。（四日下午九时）

大连：据日本当局电讯，张作霖专车今早于通过京奉路与南满路交叉点时，被炸弹击中车身，当时炸裂。张受重伤，吴俊升身死。车伤多节，其它死伤者极多，现奉天官场，极守秘密，盖恐影响军心，但知者已多，闻奉垣恐慌，已达极点。（四日下午四时）

(1928年6月5日)

荒木用犬监督溥仪

十四日大阪每日新闻云，满洲事变期中，因我（日本）军犬队之活跃，大奏奇勋，故认军犬为关东军全队之大动脉，而陆军省对于出征部队论功行赏之第一步，调查已终。其最高殊勋之军犬，授以金鵄勋甲章。陆军省在此军犬中，选出一头赠送溥仪。此犬为价值数千元之名犬，自九月十八日事变发生后，该犬常在军中第一线任侦探，并在枪林弹雨中，搬运弹药，实为凶猛最灵之最高殊勋勇士。今事变已告终，陆军省选此忠义可怜之犬，赠送溥仪，以此犬对日“满”两国关系甚大。而陆军首脑部间对于此举，尤为欣慰云。

(1933年7月20日)

按居津门之清废帝溥仪，自得东陵被掘恶耗后，每忧闷不悦，态度消极。情形竟为之一变。盖往日之溥仪，每以行乐野游为消遣，闲情逸致，竟颇自得，即如歌楼舞台中亦常见溥仪偕其爱姬一对丽影，戏剧到精彩处，则鼓掌叫好，出则轻骑驾车，风驰电掣。其家园中，罗列娱乐品颇多。如话盒、音乐棋具之类，一一均有。故往日溥仪之家园，喜气洋洋，乐声陶陶，几疑人间无忧患事也。今则不然，溥仪面现愁容，社门不出，即旧有之各项乐器，亦已久不操奏。日惟长吁短叹，举动失常。据其亲信者云，彼所受最大之刺激，即系此次东陵之被盗。慈禧、乾隆诸先尊均被盗剽劫凌乱，损失甚巨，认为生平大不幸之事件。闻溥仪初得恶耗时，悲愤交加，一恸几绝。幸左右趋救尚早，致免意外。近日仅在家园养息不出。得暇亦不过艺菊蓄蟋蟀，此外并无何种娱乐云。

溥仪之近状

(1927年11月2日)

张作霖伤重 秘不发表

电通社五日东京电：张作霖已死说出于误传，据本社奉天支局详查，知张今朝来，已稍恢复知觉。

东方社四日奉天电：被炸弹狙击之张作霖，其后面部及腕肘等处出血甚多，势极危笃。吴俊升已于今晨十时三十分因伤逝世。因恐黑龙江军全体动摇，极力秘其死耗，张景惠亦非常危殆。

东方社五日上海消息：奉天四日来电云，某要人亲诣张作霖处慰问，见颊、腕、足等处负伤，似受玻璃屑所创，元气尚佳。惟莫德惠受重伤，赵欣伯已在火车内毙命。爆发炸弹前传系二枚，实则一枚，似埋于桥脚，而通以电流者。肇事之所，平常苦力往来甚多，故苦力之死者不少，地上横尸数十具。

东方社五日奉天电：中国方面接电，与全军共同退却之张学良因张作霖伤重，将后事托交杨宇霆，定今明日中归奉。

张作霖截止昨日殆继续失去意识，陷于昏睡状态，至今晨始稍稍恢复意识。目下除亲近者以外，绝对不接见，以保安静摄养。

东方社四日奉天电：吴俊升因炸伤殒命，张作霖亦濒于危，致奉天全城充满阴惨气象，今晚深更之奉天城内外各地，皆有佩刀中国军警驻扎。入夜住户早闭门户，寂无人声，不复见往来之踪迹。目下虽无不稳形势，然而殊不易乐观。黑龙江军内部因吴俊升身死，孕伏极大危机。

东方社五日上海消息：奉天四日来电云，关于张作霖专车被炸问题，该爆炸乃预先于京奉路轨道上有所准备者，该交叉点地点，因京奉路之上方为陆桥，故与南满路有交叉之处，该地点之警戒，因中国方面申请，遂让与中国宪兵。日本守备队仅担任南满路方面之警戒，然中国方面之警戒，月前以来颇形弛缓，易为便衣队等所乘之间隙甚多。

中华电讯社五日天津电：此间外人认为张作霖之被炸显系某国所为。盖炸药性甚烈，事前似有长久准

备，决非华人所能为。

中华电讯社五日本埠消息：此间某要人接东京私人密电，谓某国预备张作霖败走，归途中派人暗杀，乘奉天派内部变化时，籍口保护，强占东省。

(1928年6月6日)

张作霖伤重逝世

天津：奉电，此间戒备形势甚严重，张作霖伤势昨晚忽增重，今晨张宅甚忙碌，外传张已逝世，惟尚秘密。津地传张学良已匆匆返奉。(六日下午八时)

北京：今日外人有张伤重身死说。(六日)

(1928年6月7日)

路透社六日东京电：官场虽尚无证实张作霖已死之电，但据日本所接之最近电信，张已殒命。奉天来电谓，张作霖之日人顾问，昨方辩张未死，今则含糊其词。凡在张作霖卧室者现皆不许出外，由此更可确定张已不在人世。且急电四发，分至其子及亲信，尤可为张已死之证。

东方社六日奉天电：张作霖已死亡说，从昨夜至今晨，忽趋于浓厚。从严禁出入病房及发急电与张学良、张学铭诸公子中可以看出。及至昨日为止，否认死亡说之各顾问，至今日不复强否定此说。由诸点测度之，似确已至绝望之状态。因既入病房者不许再出，故外间绝对无从窥见真相，但一般华人皆谓死亡说系事实云。

张作霖之次子张学铭，接张作霖危笃之报告，于五日夜九时二十五分，由东京站启程回奉天。

路透社东京六日电：外务省所接官电，否认报载张作霖殒命之消息，且谓张、杨伤势稍愈云。张有一子，留学东京，昨夜起程返奉。致有人谓

张作霖似已毙命

张子解丧，有许多人以为张作霖已不在人世，不过秘不发丧，恐影响满州时局耳。各方消息抵触，无从觅知真相，惟官场表面上尚镇静，似谓苟无意外事变，不致有何重大发展。

路透社六日东京电：陆相详细报告华北与满州现状后，内阁议定采行各种可能方法，以保护日本在满蒙之合法权力，并慎重注视任何发展。陆相称：张作霖伤势危笃，但尚未死，渠预料满州无甚骚乱，不过渠认为有采行种种方法以防变化之必要。内阁又决定对于接收中国全部及满州境内政权者，无论何人，日本严守中立。

路透社六日奉天电：星期一晨，张作霖专车被炸事所引起之刺激，逐渐增甚。各界华人皆因此事抨击日人铁路当道，谓此炸裂定由地雷所致，其中含烈性炸药甚多，且置于南满铁路铁轨之上，并非如日人所宣称之京奉铁路或手掷炸弹，且爆裂仅有一声，而声甚大，奉天全城悉闻之云。华人所传日人作此暴行之说，固难以据信，但出事地点确为南满铁路重要地点，且值张作霖专车过此时，日人何以于此不设防卫，况据日人自己消息，日兵在出事前两小时，曾发现携有炸弹徘徊附近之人，乃犹不预防，无论如何，疏忽之罪似不能辞。

东方社五日奉天电：关于张作霖专车炸毁之事，中日间空气忽行险恶，但现渐对于日本之误会渐薄，危机已缓和矣。

电通社五日奉天电：奉天中国方面空气，因官厅取缔严重，尚无何等巨大变化。惟吴俊升左右，以炸弹事件系日本方面之所为，故对日感情逐渐恶化，其它谣言亦大。城内日侨于四日中殆已全部撤至警戒区内，仅有警察及其它少数未去。商埠地内之中国巡警、中国当局恐与日本发生误会，于四日夜亦全部撤退，至五日正午，始行复岗，施行严重警戒。用地及商埠地现均平稳。

电通社五日奉天电：霖天省长鉴于炸弹事件，本日颁布特别戒严令。关于张作霖遭难事件，据调查结果所以判明者，在满铁老道口铁桥底装置强力之炸药。从相当远隔之地，于列车通过铁桥之际，以电流使之爆发。张氏坐车已经通过、接遇之食堂车，其前部即行爆裂，食堂车立成粉碎，木片四散。张氏坐车亦仅留床板，全部吹散。

(1928年6月7日)

炸张者确系日本人

路透社七日奉天电：张作霖火车被炸处，兹据勘验，见其他石柱上部损毁，其上之钢制物破烂，火车之顶及两侧均全碎裂，而车底几仍完整，是可知其爆炸自少发自地雷一枚或两枚。地雷安置于南满铁路与京奉铁路交叉点之南满路高架桥钢制物下北面石柱之顶，据专家估计，其炸力至少需至高裂性炸药约二百磅，至使地雷恰在张作霖火车过时轰发不差半秒，若装自发之导线，必不能如是准确，非用电流引火线不可。装置此种地雷，约需六小时之工作。就其布置观之，实出于陆军工兵之手。据证人声称，前一日该地守卫甚密，不许过路人行近，至黎明卫兵乃退至宿处，自黎明至张车过时，其时间不敷安置此种地雷。有名分之团体，今尚未作负责任之勘验，各界人士甚以为异。若谓此次惨祸，乃由手掷榴弹所致，但手掷榴弹断不能毁坏火车或路轨若是之重大，故众对此说皆疑之。若谓炸弹乃预藏车中，至时轰击，其理亦不可通。

路透社七日东京电：昨日报纸虽载满州形势不甚严重之消息，但今日则满载仇日民气、军队调动、苏俄阴谋等种种骇人谣言。外务省人员视报纸消息为毫无根据，纯属悬拟之词；且谓无须作无谓之张皇，报纸固神经过敏。但政府实际上似较表面更为顾虑，盖张作霖纵如官场所称，今尚未死，然其努力破裂，则无疑义。且吴俊升已死，今欲觅能统治东三省之替人，实不易得也。政府似甚注意津事，恐奉方派兵入满州，失其秩序。而有日兵解除其武装之必要，果尔则名古屋第三师有一部分将由山东而调至满洲。外务省现承认，虽驻津日总领事亦未能陈述真相，因现有层出不穷互相矛盾之谣也。

电通社六日奉天电：此次列车炸弹事件，中国方面认为系日本之阴谋，故少年将校对日之感情，日趋恶劣。中国军队之数愈增、不稳之气势愈大，日本当局警戒极严，从六日午后起，不许日人入城。

(1928年6月8日)

张作霖尚未死耶

路透社六日北京电：据奉天传来可恃消息，张作霖一腿已从膝上锯去，自今晨起，张已昏沉，势至危笃。

(1928年6月8日)

张作霖仍未断气

东方社八日奉天电：张作霖依然未脱危险状态，仅按一两日前进极少量之牛奶及粥汤，意识依然朦胧，但能发多少言语。

电通社八日奉天电：张作霖与七日夜稍有起色，然左腕之脱臼及折骨，不能施充分之手术，性命仍为可虑，现意识朦胧，食欲绝无，需绝对安静。

(1928年6月9日)

炸张案惹起排日潮

电通社八日奉天电：奉天城内自炸案发生以来，谣言甚炽，对日感情愈加恶化。日侨之留住锦州者，颇感危险。哈尔滨方面，亦大不安。日政府对此形势极为重视，正协议慎重之防卫策，现持保护主义为好。但多数日侨散在其广大之地域，诚恐不能周到，故对侨居内地者，发撤退命令，成为不得已之举云。

电通社七日哈尔滨电：中日关系日形恶化人心愈见动摇，哈尔滨方面之日侨，均开始撤退。

(1928年6月9日)

奉天城内之炸弹骚

东方社十日奉天急电：今晚八时五十二分有人向日本居留民会投掷炸弹，九时二十分许有人向奉天小

西边门附近投掷炸弹，目下城内大混乱，其后复继续有人投掷炸弹。今晚九时四十分，大西边门外南市场附近，复有第三次之炸弹炸裂。第一次之炸弹，系向小西边门外日本人稻叶荣三、建部直一郎二家投掷。幸该二家之人悉已外出，无负伤者。

东方社十日奉天电：在大雨中继续投掷之第三次炸弹，日本人大受惊愕。中国方面忽锁闭四方之城门。目下虽无死伤之人，然将来何时有何事发生，殊难预测。故日侨异常不安，凄惨空气，弥漫城内。第四次之炸弹，又于九时四十五分在城内方面爆炸，九时四十七分第五次之炸弹声又轰然震耳。中国巡警因恐爆炸之声，全部逃去。今晚于日本居留民会方面复闻第六次之炸声，同时见火光熊熊，详情现正在调查中。

东方社十日奉天电：在城外之日本警官一百三十名，午后十时半下总动员，立时分配于城外各日侨门前，严重警戒。日本居留民会炸弹事件，该会之里，华人住宅烟突尾上被弹命中，该屋半毁。各城门一齐锁闭，目下日本警备队已着手非常警戒。

东方社十一日奉天电：奉天城内，一时陷于异常紧张，至午后十一时始渐次平静，同日十一时三十分，日警一百三十名，已解除特别警戒。

东方社十一日奉天电：日本林总领事，本日向中国当局警告，谓对于昨夜之炸弹案，中国方面之防范异常缓慢，就于今后日侨之保证务请注意：

按自张作霖被炸以来，日本预料奉天人民必愤而排日，日本乃可出兵占领东三省，以遂其并吞满蒙之大野心，无如奉天当局善于维持人民，毫无可滋日本籍口举动，致日本计划因之发生顿挫。此次炸弹案之发生，若系华人所为，试问连投六次，何以皆选定空无一人之家？是必光使被投炸弹家之住者，一律外出，然后以炸弹投于其空屋，中国人之投此炸弹也有何意义，日本人家诚被投弹矣，而死伤者则无一人，日本乃可籍口奉天排日，增添大兵来奉，试看日本大批军队，必随此炸弹声源源而来也。

(1928年6月12日)



张作霖确已去世

东方社十二日东京电：据本日军部方面所接报告，张作霖已死，似属确实。

路透社十二日东京电，陆军省今日接到官场报告，张作霖现已死，不过确实的证实消息尚未到耳。

(1928年6月13日)

东方社二十一日奉天电，本日午后二时，省长公署通知中国方面各机关，谓张作霖已于二十一日午后逝世。将于明日向中外公布发丧，此间中国各官厅，即下半旗致哀。

东方社二十一日奉天电：张作霖之开吊日期，定于二十三日，地点在大元帅府。本日已向各国领事馆报丧。

又电吴俊升本月四日逝世，定于二十三日开吊，本日已向各方面发帖。

(1928年6月22日)

张作霖正式发丧

奉天归客谈

张作霖出关被炸，因远道传闻，多不详尽，昨有邱橘农君，自奉返沪，向本报记者谈张被炸事甚详，特志之如下。

六月三日，奉天各将领，均在兵工厂长翁振伯家吃喜酒，忽有电报至，谓大帅回来了。于是即夜皆往车站迎接，是日夜半一时许，即由宪兵司令齐恩铭、留守司令藏片毅率领全城军政界人物至车站守候。张之专车，本应夜午一时到奉，但将出山海关时有日兵多人上车缴张卫队械。张向之交涉，乃下车去。至新民屯外，又有日本中级军官，在车站求见，张至此多疑心。吴俊升则谓业已到家，何惧为，遂未之防。然以两次之停顿，于六月四日晨五时二十分始驶至南满京奉两路交叉处，遂致被炸。当时火车头及卫队三列车已过铁桥，忽张作霖车到桥下时，桥上早悬之一百磅至二百磅之炸弹。机关一动，遂对准张车爆发，此时齐恩铭闻砰然巨声，必知有变，方拟开枪。张式毅急止之。遂由齐恩铭单骑驰至车前，由坏车破木下，将张作霖扶出。因全身受震动，手足亦伤，面通流血。是时又无汽车，乃在附近借一沙场货车，将张运至大元帅府，尚能言。曰：“现在我真要回老家了。”延至七小时后，约四日午十二时毙命。吴俊升则以脑浆迸裂，午前十时许即死。至此次施炸，多谓日人所为。据所知者，尚可为证，炸弹悬于铁桥上，且有线通

轨道及开关处，绝非一时所能装置，又铁桥坏后之浮桥一切材料，事前业已备好，炸后浮桥旋即搭成，开原车本应是时通过此处，而是日乃在开原站候至四小时不开。且四日前一周间，从旅顺、大连开到之日本关东司令部，在各处骑马示威，即此数端，已可见此次炸案之为日人也明矣。在奉天城内，尚有足述者，即自郭松龄倒戈时，日本即在城内有警士派出所，在中国境内，设置警戒岗位至今未撤。又杨宇霆确于十七、十八日内被张作相枪毙。十九日，奉天小河沿杨宅，尚被奉军包围搜查，而常荫槐又被扣留，至今未放。常为杨党，即此又可见一斑。惟此次有极大幸事，即当时奉军既未开枪，而张作霖死后，又未忙乱，以镇静出之。故日人无隙可乘，否则早已派兵占据奉天矣。

(1928年6月25日)

二十二日吉林通信：自奉军撤退，时局急转直下，奉张在皇姑屯被炸后，关防严密，存亡莫卜。及至十九日，此间接张学良代理奉天军务督办之电告，二十日张学良复发出治奉宣言，末有上承庭训、内动良心之语。此时咸料张氏伤势当已凶多吉少，日方则一再宣传恶耗，果于二十一日晚接奉天帅府丧礼筹备处电告，张氏于二十一日子时薨逝。盖可证明学良督奉而后发丧，乃系预定之步骤。但张氏出缺后，后继何人，颇为中外注目，而于东省本身，尤属不可一日无人主持，奉方向分新旧两派。

新派首领即张学良，杨宇霆辈，向持武力主义者，今张学良已觉悟前非，实行保境政策。宇霆则受有重大

张作相接统东三省

炸车案中立的调查详报

(七月十六日路透社上海消息) 六月四日致死张作霖及吴俊升之奉天炸车案，似将成为罪恶史上之一陈迹。虽该案发生后，即曾组织一中日调查委员会从事调查，以图发现该案之犯人，然迄今未发表可靠的报告，闻华方委员对于日方委员所草报告，拒绝签字。吾人以此案之水落石出，与历史上甚为重要，特将一种中立的调查报告批露于后，谅为读者所乐闻也。

凡文明国家对于铁路肇祸事件，纵其事甚为细微，亦必彻底侦查，以明责任之所在。当局于此，则殚心竭力，务期罪人斯得。但在中国，则载多数要人之一全列火车被有意设谋炸破，乃诿其事于不知谁，使该案遂掩蔽于沉寂之中。此种方法，在中古时代或可成功，但在今日，公众对于此种事件，必欲明白其真相，即使真相大白，足使某方面受窘，亦不能顾。就本案所论，其真相被用非常无耻的手段所捣乱，被官方的障眼物及故意的新闻的谎言所遮掩。然而即于东方政治不甚熟悉之人，亦疑彼

嫌疑，不为当局所信任。旧派中以吴俊升已死，当推张作霖为首领，作霖为人谨慎持重，精明稳健，舆论推崇，中外钦服。日前奉张未故之先，即有希望作相承继之表示。即地方人民，亦所深企。

闻为后继事，各要人曾集议办法，作霖亦由榆关驰回列席。当时颇有人主张拥戴学良主持三省军民事务，学良以年轻望浅，坚辞不就。并谓应请另推劳苦功高之父辈执政，已愿秉承父训，助理一切。众以学良顾全三省大局，甘让贤能，其志可嘉。

爰继改推学良担任奉省军务，总座一席当然首推作霖，学良亦再四敦劝，请以东省为重勿固推辞，已则先于十九日就职。

时作霖仍未允，就殆二十一日奉张因伤出缺。复

等之被欺矣。

本文作者适于本案发生之前后，得有机会以密切观察关于本案之情形，自信能以无可争论的事实公诸公众之前。至于论断如何，作者不赞一词，听诸公众可也。

一、载张作霖等之专车之排列

机关车两辆，三等车三辆载卫队，头等车三辆载阁员及副官若干与张作霖第三子等，津浦路头等钢车（蓝快车）一辆载阁员数人，平奉路私用车一辆（第八十号）载张作霖，膳车一辆，普通车九辆，载随从卫队及行李等。

二、炸车发生地点之详况

炸车发生地点，适当南满铁路与奉天长春间一旱桥上交叉穿过，皇姑屯与沈阳站间之平奉铁路处。旱桥以三钢板构成之，中央支以两石柱，两端各承以石座，柱与座均属花岗石。桥用三和土为骨，宽六尺许，钢桥每板各长五丈七尺。重厚坚固，梁高约五尺。在旱桥附近即满铁路基之底有木屋三间，为日本路警所用，一间在东边，一间在西边，系用铁路枕木

经各方之催促，东三省法团之拥戴，迫不得已，勉应艰巨。

并经议定废除上将军制度，改称东三省总司令，主持三省军民事务，即由作相担任。其三省督办，亦改称为司令，作相仍兼吉林司令，以现任代理奉天、黑龙江督办张学良、万福麟分任奉、黑司令。

此间顷已接到奉方正式电告，日内即在奉就任。总司令署即以原上将军署改组，并据知其内幕者云，作相之承统东省，仍属有名无实，表面上担任此种名义，籍以镇摄地方，实际上仍须秉承学良意旨办理，不过代为当家而已，即作相亦无此野心，顾时局瞬息万变，将来趋势如何，固未可预料也。

(1928年6月30日)